

蘇曼殊外傳(一)

戚宜君

曼殊和尚的錦繡人生

世人太過希求生命的長度，而忽略了生命的亮度。即使年逾百齡，倘若沒沒無聞，終歸是與草木同朽而已；如果能在短短的生命中，塗抹出多采多姿的色彩，則一刻何嘗不就是永恆呢！

蘇曼殊在短短的三十五個寒暑中，彷彿就像是一顆璀璨的彗星，劃過黝暗的夜空，發出絢麗的光彩，令人為之目眩神移，歌誦讚嘆。而他出神入化的天才智慧、愛國傷時的志士襟抱、放蕩不羈的浪子行徑與歸真返璞的僧人意念，使他成為一個多才多藝、豪氣干雲、為所欲為、逃避現實的奇人和怪人。坎坷的童年，難言的痛楚，究竟是「拖油瓶」或者是「混血兒」，一直未有定論。稚嫩的小生命隨波逐流，學業在顛沛流離中時斷時續，讀過鄉塾，進過洋學堂；及長東渡日本，在橫濱大同學校畢業後，考入早稻田大學高等預科，嗣入成城學校研習軍事，並加入革命救國工作行列。其後便忙於從事寫作、辦報、繪畫、教書、遊學、流浪以及出家為僧，編織出奇特而浪漫的錦繡人生。

奇特浪漫天生才人

蘇曼殊的確是一個天生的才人，「過目成誦」的老生常談，用在他的身上似乎特別恰當不過。他似乎並沒有花費太大工夫，便能盡得中國文字的瑰奇與精妙；更像是走馬觀花似的匆匆一過，亦能擷英拈蕊般的獲取了梵文、英文、法文的精髓，日文自然更是不在話下了。在評判各種文字之優美等第時，嘗謂：「各國文字中，以梵文為首，中文為次，西文更次之。」識者以為確屬持平之論。

憑恃天縱睿智，陶鑄中國文化之英華，遠窺歐西知識之奧義，精研梵文經典的根底，乃克在文學、藝術、哲學、佛學上有精湛之造詣，遂能不為物役，不為境移，傳人之所不能傳，達人之所不能達，以心聲而成天聲，仗天才而神化，藉天真赤忱，表其心臆，雖無好勝之心，已足超越古人，傑出當世。蘇曼殊的詩作、小品文、小說、翻譯、書信、繪畫，都有極高的成就，在清末民初的文藝領域中，成為「不可無一，不可有二」的頂尖人物。

蘇曼殊的詩作，完全是純真自然的天才流露，信手拈來，瀟灑自如，雖不用心，而自然工整

優美，雖無沽名釣譽之念，亦贏得廣大讀者的傾服仰慕。其為詩全在靈機之偶然觸發，盡情流露，不假雕琢，佳趣天成，豔而不濫，簡而不陋，更能音節和婉，文辭蓊麗，令人盪氣迴腸，留下輕清雋永的難忘印象，柳亞子評其詩如「一見傾城的絕色女子」，洵屬入木三分之論。

有許多綺麗的詩句，從蘇曼殊的筆下湧出，像是「贈爾多情詩一卷，他年重檢石榴裙。」「袈裟點點疑櫻瓣，半是胭脂半淚痕。」「寶鏡有塵難見面，妝臺紅粉畫誰眉？」「莫道橫塘風露冷，殘花猶自蓋鴛鴦。」「最是令人淒絕處，垂虹亭畔柳波橋。」「舊廂風月重相憶，十指纖纖擘荔茱。」更有許多清越空靈的詩句，說明了蘇曼殊的禪心與意趣，像是「齋罷垂垂更入定，庵前潭影落疏鐘。」「明日飄然又何處？白雲與爾共無心。」「羸馬未須愁遠道，桃花紅欲上吟鞭。」「一杯顏色和雙淚，寫就梨花付與誰？」「雨笠煙簑歸去也，與人無愛也無嗔。」「獨有傷心驢背客，暮煙疎雨過閭門。」有人說蘇曼殊的詩酷似溫庭筠的溫婉、李太白的飄逸、陸放翁的奔放，其實都不妥當；蘇曼殊就是蘇曼殊，他的

詩自成一格，毫不牽強，了無痕跡，不染人間煙火氣息，雋永輕靈而獨成一格。

蘇曼殊之小品文圓潤流洶，絕無艱澀之處，無論是寫景、抒情、說理或狀物，莫不簡潔洗鍊，揮灑自如。行文措詞，委婉廻旋，舉重若輕。有時氣勢磅礴，像是百鍊鋼錘；有時優美絕倫，猶如繞指柔絲；其神韻馳騁，意興過飛的特殊筆調，尤其使人擊節嘆賞。由於超然物外的高潔性格，每多意想不到的神來之筆；更因為獨行其是的孤傲格調，尤能直抒胸臆，敷陳心臆，不借斧鑿，不事粉飾，全憑真情吐屬而斐然成章。摒除腐儒氣息，絕不傍人門戶，獨闢蹊徑，目無餘子；而豔而不淫，華而不浮，雅而不酸，凝而不滯，更是其獨一無二的特色；惟以飽涵詩意之筆觸，表現出字字珠璣的篇章，動人魂夢，扣人心弦，立意遣詞，兩皆高明。

文如其人，真情流露，在「曼殊文集」、「燕子窺隨筆」、「燕影生雜記」、「橫海幽光錄」中，表現得淋漓盡致，令人激賞不已。忽而激昂慷慨，意氣風發，熱情洋溢，不可遏止；忽而好語如流，輕清靈動，曼妙柔麗，一齊迸發；而基於天縱才情豁然呈現的天然情調與獨特的筆意，自成一格，融洽透徹，老練堅穩，斷非他人所能模仿，亦難望其項背。

蘇曼殊的小說膾炙人口，馳譽中外，以纏綿悱惻的筆調，描寫旖旎柔媚的愛情，真情流露，熱忱洋溢，瀟灑酣暢，淋漓滿紙，靈巧貼切，最爲動人。他的小說中充滿了自由戀愛的色彩，飽孕着堅貞不二、信守不渝的意念，摒棄了古典

言情小說的偷情、密約、穿針、引線等秘密摸索的老套；大膽的倡導男女交往公開，婚姻應該自主，既成夫妻則應終生相守，白頭偕老，絕對不可以把婚姻視同兒戲；他就是這樣思想開通，而又不泥於古制的詩人、文學家兼宗教家。

和淚濡墨卓然獨立

和淚濡墨，以心血挹注，故能卓然獨立，成爲一代大家。他的「斷鴻零雁記」文辭瑰麗，情節感人，曾經譯成英文，風行歐陸，並曾被大專院校採作教材，演爲戲劇；他的「碎簪記」、「焚劍記」、「絳紗記」、「非夢記」亦曾譯成英、日文，傳誦一時，東瀛人士尤爲心儀。

蘇曼殊的翻譯工作，值得特別一提，他不祇把外國的文學與宗教介紹到中國來，更把中國的優美文學作品介紹到外國去。他的翻譯作品貼切妥當，曲曲傳達原作者之妙諦，遣詞用句曼妙無比，不損原文意旨且有獨到之處，尤其難能可貴；不像是一般功力不逮的翻譯作品，生吞活剝，詞句艱澀，雖然有時他也不免獨逞己意加以發揮，但皆恰到好處，無懈可擊。

他曾把梵文經典與戲曲介紹到中國來，惜乎多數已經散佚；把英文的「拜倫詩選」翻譯成中文，從而使國人得睹西洋詩歌之優美；更把中國古典的詩詞翻譯成英文，使西方得以瞭解中國文學的偉大堂皇；至於翻譯雨果的「悲慘世界」，更加入了他自己的意見而不覺牽強；而他最喜愛的小仲馬之「茶花女」，也曾費了很大氣力來翻譯，惜乎書未成而病已劇，成爲他一生莫大的遺憾。

蘇曼殊的書信寫得最爲親切、活潑、幽默、曼妙，使受信人頓生蓬勃之思，如沐暖流，或者啞然失笑；憑恃其滿腔赤忱，發抒思想見解，闡述抱負主張，報告生活細節。有寥寥數語者，亦有長篇大論者，率皆文字典雅，妙趣橫生，委婉陳述，使人動容；全仗其聰慧明敏，天資過俗，乃能迴旋揮灑，無不如意，隨意出之，亦能恰妙處，三言兩語，得體至極。柳亞子曾說：「曼殊往還書信，好以粉紅箋作蠅頭細楷，造語亦絕俊，恒多悲感及過情之談，蓋蘇東坡一肚皮不合時宜耳！」茲錄其短札數則以見一斑：

「昨秋西湖之會，尙形夢寐間也。即移往海邊，專習吹笛，是亦無俚之極，預備將來乞食用耳！」

「夢中不識路，何以慰相思。心緒萬千，付之滄波一棹已耳！」

「日來寂處小樓，不覺秋深半樹，忽忽韶光，迄無成就，清夜捫心，殊堪自慚。」

「去歲自江戶歸國，擬於桂花香時趨叩高齋，而竟不果，情根未斷，思之爲勞。」

寫畫氣韻高逸清奇

蘇曼殊的繪畫堪稱一絕，他揉合了中國畫法、西洋畫法與東洋畫法熔於一爐，而又能不爲任何成法所拘，以其胸中空靈，目中無物的秉恃，加上卓爾不羣，遺世獨立之精神，故而下筆落紙無不清越澹雅，疏落有致，而風格迥異，意境深邃，處處都表現出他澹泊的人生與幽雅之態度。他生性酷愛美術，幾乎是無師自通，有人說他的

繪畫風格是融化了東洋畫風的淡雅與南宋馬致遠的空靈悠遠，表現出一種高逸清奇的氣韻，其實是似是而非的論調；曼殊的繪畫風格非常特別，獨創一格，迥異常人。

一抹遠山、一葉孤舟、一座茅亭、一江青水，着墨無多却意趣無窮；生平作畫皆寥寥數筆，動中有靜，靜中有動，意象萬千，靈動鮮活，神乎其技，妙至毫釐。

馬仲殊說：「曼殊善繪事，每於清風明月之夜，振衣而起，匆促作畫，既成，即揭友人之帳而授之。人則僅受之可耳，若感其盛意，見於言詞，語未出口，而曼殊已將畫分為兩半矣！曼殊之一生，事多類此，人謂其浪漫，實真活佛也。」蘇曼殊作畫全憑興之所至，不欲著筆時雖至友相請亦充耳不聞，但若一旦允諾則雖死不移；曾許為趙聲作「荒城飲馬圖」，因循未就而趙聲已歿，乃含悲忍淚徹夜繪成一巨幅圖畫，託人焚於趙聲墓前，從此投筆不再作畫，比之古人之「墓門掛劍」誠不多讓。「曼殊畫譜」、「曼殊上人妙墨」中，均可欣賞到他飄逸灑脫的作品。此外流傳珍藏於友朋手中，及散落於東瀛與南洋各地者尚不計其數，皆被人視同珍寶，居為奇貨。胡寄塵認為曼殊的畫風高逸有餘，雄厚不足，其中「吳門道中聞笛」最為傳神，因此在他往遊蘇州時，曾有詩一首云：

數家臨水不成村，細雨輕煙淡有痕；
絕似曼殊當日畫，贏驢破衲入吳門。

心憂天下仁人志士

蘇曼殊是一位心憂天下的仁人志士，他所處的時代正是中國內憂外患積弱不振的危急存亡之秋，他常引用古人的「丈夫自有冲天氣，不向他人行處行」的詩句來自喻自勉，行事及為人也符合了「反常而合道」的是非法則。他二十歲時便意氣飛揚的考入日本之陸軍預備學校——成城學校，研習軍事學術，並加入「義勇隊」及「軍國民教育會」，致力於革命救國工作；因保皇黨十分猖獗，且曾計劃以手鎗刺殺保皇黨魁康有為。任教於南京陸軍小學堂時，與新軍標趙趙聲交稱莫逆，從事為革命播種工作不遺餘力；其後更先後擔任革命黨人的報刊編輯，鼓吹革命風潮頗收實效。待至武昌起義，更是與奮莫名；民國成立後，更為革命大業之宣傳竭盡所能，且參加居正的護國軍討袁，深受革命黨人的器重。

當辛亥革命時，蘇曼殊喜不自勝的在爪哇賃衣書，準備返國，曾寫出「壯士橫刀看草檄，美人挾瑟請題詩」的豪邁心聲。他關心國家的苦難，更關懷民生的疾苦，一生都主張民主自由與世界大同，對社會狀況尤為關切。臨死前與柳亞子的最後一次會晤，形容憔悴的躺在上海海寧醫院的病榻上，猶言：「城隍廟新開市場極為絢爛，願求舊時擔錫粥者不可得，蓋大商壟斷之術工，而細氓生計盡矣！」祇此寥寥數語，已足可概見其仁人志士之用心，絕非一般不辨菽麥之書呆子可與之同日而語。

蘇曼殊的浪子性格與行徑是客觀環境造成的，起初他祇是狷潔孤傲，不隨俗流而已，待至民國成立，袁世凱竊位當國，勢利之徒趨之若鶩，

既不願隨波逐流，又無力挽瀾救世，遂陷入一種感傷的心境而不能自拔；乃一反常態，藉醇酒、美人、詩文、禪理來麻醉自己，進而演變成一種逃避現實，甚至類似一種自殺的行為，意欲快速的毀去皮囊，獲得真正的解脫。

浪跡天涯到處漫遊

其實，蘇曼殊對醇酒並沒有多大嗜好，倒是糖果一項百吃不厭，尤其是酥糖、可可糖、櫻子糖、摩爾登糖、羊羹以及餅乾、八寶飯、糖炒栗子、麥芽塔餅等甜點，往往大嚼而特嚼，不知餓飽，毫無節制；其他像是各種奇特食物，每次可食湯包數籠、鮑魚連盡數器、飲水數斤，以至腹脹如鼓而大病亦不顧。此外尚喜抽雪茄，吞雲吐霧，得其所哉，日抽數十支，不惜取下口中金牙以易雪茄；有錢時揮金如土，左手來右手去，毫不愛惜，也從來沒有積穀防饑的打算，手中拮据時則擁被高臥，饑腸輾轉亦若無其事，完全沒有計劃和打算，亦置健康和生死於不顧。

喜歡浪跡天涯，到處漫遊，又酷愛置身花叢，沾染脂粉氣息。他的足跡遍及東瀛各地，國內長江下游及東南一帶更是往來不絕；印度、暹羅、錫蘭及南洋各地，都留下了他的風采及情思，西湖尤為他眷戀之地；每臨山水之間，輒有遊子歸家之感，最後終於埋骨湖畔，長眠孤山之麓。在日本他有着刻骨銘心的香豔故事，在滬上亦好作青樓之遊，在南洋居留時也製造了不少風流佳話；然而發乎情，止乎禮，每至緊要關頭，輒絕裾而去，辜負許多紅粉佳人的濃情蜜意。

禪機佛性與生俱來

彷彿是與生俱來的，蘇曼殊的意念之中，早就充滿禪機與佛理，但他不能忍受蒲團生活的清苦，故終生介於僧人與名士之間。富裕時，出手闊綽，可以巨金隨意予人而毫不吝惜；窮困時，亦可逕取友人資財作旅費而視為當然。受章炳麟之文教，而不染其善變之風；與劉師培交稱莫逆，而絕對持躬自守，不染半點塵埃。總以為是劫後之身，遭際亂世，生不逢辰，遂放蕩不羈，肆意糟蹋自己，而形成了一副十足的浪子風格。

蘇曼殊二十歲那年旅居香港，俯仰身世，鬱鬱寡歡，遂至惠州慧龍寺中落髮為僧，後投廣州長壽寺，受足三戒，成了標準的和尚。一個絕頂聰明的人，為什麼會輕易的看破紅塵，作了如此嚴肅而果斷的決定呢？如果答案是所謂的「夙因」，則完全是著不着邊際的瞎說；倘若是個人的際遇及家庭的變故，也還是語焉不詳；真正引起他出家為僧的原因，恐怕就是他對時代的感傷、對社會現象的失望，由反抗而產生的一種逃避心理吧！

對於禪理了悟透徹，精研梵文經典，按理不下於一般高僧的修為，然而青燈古佛並未能使他忘記塵世間的一切，更由於他放蕩不羈的個性，如何受得了繁瑣的寺廟清規約束，於是他寧願做個不拘繩墨、飄然來去、亦僧亦俗、行雲流水般的自由僧人。自認「早證法身，三戒俱足」，即使是置身燈紅酒綠之中，假紅倚翠之間，自能以雪沃燄，自行斂抑，事實上又有何妨。其實說起

來容易，作起來却十分困難，儘管他對這個世界充滿了不滿和失望，然而仍不能忘情於多采多姿的人間萬象，因此徘徊在矛盾、掙扎、割捨與執著的岔路上，形成自我放逐的人生，因此他的摯友形容他是「有情以至於生死戀，無情以至於當和尚」；他自己却解嘲的說：「佛性本有情，這個情字包括了天地萬物和大慈悲的內緣和外緣的全意境在內的。我哭，我笑，雖在花前月下，他心靈却是面對蒼生，面對寰宇；愈是癡梵天之德，愈是深悉人世的機緣因果，那肉體的歡樂與享受，早就不在會中矣！」

佛教的真義端在慈悲救世之心，積極而精進的追求人類的至真、至善與至美，因為目標遠大，必須先要否定物質生活的束縛，認定名權利鎖使人喘不過氣來，而貶抑其為空泛和包袱，倘若遽爾以為佛教的最高境界就是一個「空」字，實在是太錯而特錯的結論。蘇曼殊看清了這一點，所以出了家仍然不能開釋他內心的疑惑、苦悶與悲涼，因此只好我行我素的渡過他悲劇式的短促人生了。

「聞鞞鼓而動救國之心，念劬勞而流人子之淚」，原是人之情，作為一個萬物之靈的人類，畢竟不能遺世而獨立，想要逃避人生的責任是不可能的，尤其是居於領導地位的知識份子，必須要堅持道德的勇氣，恢弘人道，勞動創造，奮勉力行，不但自身感到充實，從而也可以改變客觀的環境。弘一大師曾經感慨的吟出：「破碎山河誰收拾」。曼殊上人也悲嘆過：「國民孤憤英雄淚」。到頭來皆因一襲袈裟，限制了他們的發

展，只能「隨緣消歲月」的扼殺了錦繡的才情。蘇曼殊是一個天才，是一個志士，是一個浪子，是一個僧人。「人為不可多得之清白人，文為不可多得之清白文」，一生一世可以用「清白」二字來概括，絲毫不沾染一點兒人間醜惡氣息。詩文意境高渺，濃郁感人，華麗婉約，不避俚俗，直追香草美人之蹤；而雄健奔放，憂國憂民，慷慨悲歌，氣勢豪邁，則可直入古昔大家之林。孤芳自賞，凌霜傲雪，幽香澹雅，出污泥而不染的個性與行徑，自然難與世俗隨波逐流，因而流入了悲觀放浪的境地。

熱情滿懷大智若愚

有人說蘇曼殊之振錫南遊，精研梵文，深闢佛理，直如唐代的高僧玄奘；論其姘女盈前，不破禪定，渾如展禽；論其心存邦國，軫念斯民，酷似屈平；論其隱逸自好，不求聞達，復如陶潛；論其天真無邪，浪漫頹廢，又似溫庭筠；論其妙語如珠，佳句盈篇，落落寡合，悲憤填膺，則又像是李太白與陸放翁；至於耿介孤潔，終身不仕，則又絕似嚴子陵。

表面上蘇曼殊是一個放蕩成性、不矜細行、悲觀厭世、自我戕害的怪人；實際上他却是一個大智若愚，熱情滿懷，熱愛生命，而又嚮往情感生活的可憐人。他一生都在矛盾與無奈中掙扎，使他感到好累、好苦，他拚命的攝取糖份，任何甜食都正對他的胃口，未嘗不是一種潛意識的補償作用，因此有人戲稱他為「糖僧」，並有詩云：

松糖橘餅又玫瑰，甜蜜甘酥笑口開；

想是大師心裏苦，要從苦處得甜來。

也許是身世坎坷的緣故，更由於文人的感情特別豐富，蘇曼殊對於親情、友情與愛情要求得特別強烈。他多次萬里迢迢前往日本，在原非生身母親的河合仙夫人膝前，享受天倫的親情；對於所有的朋友，他滿懷着依賴與仰仗的情懷；多次的戀愛經歷，雖然到頭來總是飄然的引去，但當時確曾認真的投入，付出了可貴的情意。當他情感饑渴時，甚至甘冒忌諱，徜徉在青樓花船的股份叢中，他的朋友包天笑就曾作詩云：

散花不著拈花笑，漫說談空入上乘；
記取秋波春月夜，萬花簇擁一詩僧。

綺思禪心，救世、懷世到厭世，留下了瑰麗的詩文、傲介的風標、怪誕的行徑，此一曠世奇才與怪人，匆促的走完了人生旅程；他一生離家出家，憂國憂民，交友信友，埋骨西湖，正像他的一首詩云：

人間花草太匆匆，春未殘時花亦空；
自是神仙淪小謫，不須惆悵憶芳容。

蘇曼殊的思想奇特，行止怪異，詩文藝事尤其璀璨似錦，他好像不是凡人，這個世界似乎留他不住，只匆匆的一過，至今仍留下光華燦爛的光芒和令人眩迷的餘韻。

坎珂身世大事小記

蘇曼殊清光緒十年甲申（一八八四）九月二十八日（農曆八月初十），生於日本橫濱。父蘇傑生年四十，廣東香山縣人，僑居日本經商，母若子年十九，係蘇家女傭。

清光緒十一年乙酉（一八八五），二歲，先是若子懷孕後，為避嫌隙，託言辭工，另覓居處待產；生產後三個多月，若子不告而別，蘇傑生將嬰兒攜回橫濱山下町三番地，交由日籍妾河合仙（時年三十六歲）撫育，母愛甚篤，視若己出。

清光緒十二年丙戌（一八八六年），三歲，蘇傑生原籍香山縣恭常都瀝溪鄉白瀝港村之原配結髮妻子黃氏，及新娶之妾陳氏東渡日本，加上河合仙一妻二妾同居一處，家庭和陸，其樂融融。

清光緒十三年丁亥（一八八七年），四歲，性慧黠，日語、粵語已能琅琅上口，尤喜到處亂塗亂畫，紙窗、板門及榻榻米上，均不時出現童稚無邪的即興圖畫。

清光緒十四年戊子（一八八八年），五歲，從嫡母黃氏認中國字，並從庶母河合仙認日本字，進步神速，知之者咸以神童目之。

清光緒十五年己丑（一八八九年），六歲，蘇傑生認為此子應接受中國教育，遂趁黃氏返國之便，攜其回到中國原籍，初次見到七十三歲的祖父蘇瑞文與六十六歲的祖母林氏。

清光緒十六年庚寅（一八九〇年），七歲，入鄉塾讀書，一般同年齡的小朋友，似乎不太喜歡這個羞怯的混血兒，時常拿他作為取笑的對象，造成他極不愉快的童年。

清光緒十七年辛卯（一八九一年），八歲，繼續在鄉塾研讀國學，其父續娶年方十九的同鄉陳氏女子為妾（即小陳氏），東渡日本，與河合

仙及大陳氏同居橫濱山下町。

清光緒十八年壬辰（一八九二年），九歲，仍在鄉塾研習國學，秋間蘇傑生在日本橫濱任職的萬隆茶行營業失敗，遂偕大陳氏及方娶一年的小陳氏返回故鄉；河合仙則留在日本，遷居橫濱震緒町一丁目五十二番地。

清光緒十九年癸巳（一八九三年），十歲，仍在鄉塾研習國學，其父失業家居，情緒頗不穩定，似乎全家及族人都時常給曼殊氣受，小小的心靈中時常感到孤單與無助。

清光緒二十年甲午（一八九四年），十一歲，仍在鄉塾研習國學，並在繪畫上發抒自己的情感，以找尋另外一種層面的樂趣。蘇傑生暇時督教甚嚴，課業大有進步。本年七月一日對日本正式宣戰，「中日甲午之戰」於焉開始，經過一連串激戰，中國陸、海軍相繼失利，一敗塗地。

清光緒二十一年乙未（一八九五），十二歲，仍在鄉塾研習國學，並無師自通的繼續其繪畫的興趣。蘇傑生偕大陳氏及其所生諸女前往上海謀求發展。本年三月二十三日中國與日本簽訂喪權辱國的「馬關條約」，割讓臺灣、澎湖給日本，舉國為之譁然。

清光緒二十二年丙申（一八九六），十三歲，開春後隨姑母蘇彩屏離鄉至上海，此時乃父事業已有起色，心情亦大為好轉，對曼殊頗為鍾愛，但却頻受庶母大陳氏的虐待。隨西班牙籍的莊湘博士研習英文，並繼續研習中文，進步神速。

清光緒二十三年丁酉（一八九七年），十四歲，仍在上海研習中、英文，冬間蘇傑生攜大陳

氏及諸女歸故里侍父疾，未幾祖父病逝，曼殊依姑母仍留上海就讀。

清光緒二十四年戊戌（一八九八年），十五歲，春初隨表兄林紫垣東渡日本，進入華僑主辦之「大同學校」就讀。本年四月二十三日及八月初六間清廷實施新政，終因舊派反對而告失敗，史稱「百日維新」或「戊戌政變」。

清光緒二十五年己亥（一八九九年），十六歲，仍在日本橫濱「大同學校」就讀，認識了許多同窗好友，互相切磋琢磨，學問日有進益。

清光緒二十六年庚子（一九〇〇年），十七歲，仍在日本橫濱「大同學校」就讀。本年五月「拳亂」發生，七月日、俄、英、美、法、奧、義、德八國聯軍攻陷京城，慈禧太后挾光緒帝倉皇逃至西安避難。

清光緒二十七年辛丑（一九〇一年），十八歲，仍就讀於日本橫濱「大同學校」，暇時作畫，瀟灑絕塵。本年七月清廷與列強簽訂「辛丑和約」，賠款四億五千萬兩，其他權益更損失甚鉅。

清光緒二十八年壬寅（一九〇二年），十九歲，赴日本東京投考「高等師範學校」未獲錄取，改考「早稻田大學」高等預科，暫居牛込區榎本町小旅館中，並加入「青年會」，生活費用由表兄林紫垣供給，十分拮据。

清光緒二十九年癸卯（一九〇三），二十歲，為生計所困，賴僑商保送，獲得清廷公費轉入「成城學校」研習軍事學術。本年俄帝侵佔我東三省，留日學生發起組織「拒俄義勇隊」，不久改為「軍國民教育會」，曼殊積極參與，表兄林

紫垣竭力反對，迫其返國歸鄉，不得已乃於秋間乘輪返國，並偽裝投海自殺，抵上海後轉往蘇州擔任「吳中公學」教習，且任上海「國民日日報」之翻譯。冬初赴香港，寄居陳少白寓所，自感身世飄零，前途茫茫，遂逕至惠州「慧龍寺」投贊初大師，披剃為僧。

清光緒三十年甲辰（一九〇四年），二十一歲，出家兩月，不堪其苦，還至香港，鑒於「保皇黨」勢力甚囂塵上，曾打算以手槍擊殺「保皇黨」領袖康有為，為陳少白力阻未果。三月十五日蘇傑生逝於故鄉，享年六十，曼殊聞訊未曾奔喪。三月下旬至上海籌劃南遊旅費，未幾周歷暹羅、印度、錫蘭、安南等地，研究梵文，深究梵章。六月回國後至湖南「實業學堂」任教。

清光緒三十一年乙巳（一九〇五年），二十二歲，春間仍在實業學堂任教，暑假後飄然而去，至上海揮霍遊蕩，出入花叢，並遊覽西湖，初冬至南京任教「陸軍小學」。

清光緒三十二年丙午（一九〇六年），二十三歲，春初後至湖南，於「明德學堂」教授圖畫；夏季至蕪湖，任教「皖江中學」。秋間又不安於位，馬不停蹄的前往上海、杭州、溫州等地遊歷。

清光緒三十三年丁未（一九〇七年），二十四歲，初春東渡至東京供職「民報社」，找到了庶母河合仙夫人，夏天供職「天義報社」，秋間回到上海，多天再到日本。

清光緒三十四年戊申（一九〇八年），二十五歲，初春感疾入「橫濱醫院」治療，之後埋頭

寫作；九月返國抵上海，旋任南京祇垣精舍英文講師。十月二十一日清光緒帝崩逝，翌日慈禧太后亦死，年僅三歲的溥儀嗣位。

清宣統元年己酉（一九〇九），二十六歲，新正東渡日本至東京，以譯拜倫詩為樂，夏天任「梵學會」譯師，秋間侍河合仙夫人於逗子海濱。九月返國，旋再南遊至新加坡，轉赴爪哇，應啫班「中華會館」之聘教授英文。

清宣統二年庚戌（一九一〇），二十七歲，仍在啫班「中華會館」教授英文，思再遊印度而以咯血體弱未能成行。

清宣統三年辛亥（一九一一年），二十八歲，五月離啫班歸國至廣州，翌日離去再至日本，未幾重返爪哇，仍主講英文於啫班「中華會館」。十月十日武昌舉義，極欲回國而未能成行。

民國元年壬子（一九一二），二十九歲，二月初由爪哇返國，經香港而抵上海，三月應「太平洋報」之聘主筆政，四月東渡日本探視河合仙夫人，未幾即返，六月再往日本，十月中旬始返，後至安慶，任教於「安徽高等學校」。

民國二年癸丑（一九一三），三十歲，春間來往於安慶、上海、杭州之間，夏日住西湖白雲庵，歲暮患腸疾，在日本東京閑居。

民國三年甲寅（一九一四），三十一歲，服務於中華革命黨之機關刊物——「民國雜誌社」。民國四年乙卯（一九一五年），三十二歲，埋頭撰寫小說，貧病交迫，困居扶桑。

民國五年丙辰（一九一六），三十三歲，聞居正「護國軍」起義於青島，欣然前往，未幾至

上海，歲暮往西湖閒居。元旦袁世凱稱帝，三月二十二日撤銷帝制，六月六日袁世凱羞憤而死。民國六年丁巳（一九一七年），三十四歲，暮春時節東渡日本居月餘，返抵上海，徵逐歌舞，暴饮暴食，致使胃疾轉劇，住進「海寧醫院」就醫。

民國七年戊午（一九一八年），三十五歲，居住醫院日久，病情毫無起色，二月遷至「廣慈醫院」，五月二日病逝，六月九日葬於西湖之孤山。

香山蘇家拓荒扶桑

蘇曼殊是中、日混血兒，據優生學的法則是：血統距離愈遠，孕育出來的下一代愈聰明、俊俏。更由於父母的出身背景、生活習慣的不同，因此下一代在人格塑造及個性形成上，便出現了難以調適和無法肆應的尷尬場面，很容易造成子女們偏激、古怪、孤僻、乖異的性格，蘇曼殊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。

蘇曼殊的父親是蘇傑生，小名勝，譜名仁章，號朝英，廣東香山人，經商日本，在橫濱與扶桑少女渡邊若子苟合，秘密的生下了一個寧馨兒，命名蘇戩，乳名三郎，字子穀，別號曼殊。

香山位於珠江三角洲的最南端，嶺南江河都匯集於此注入南海，三面瀕臨海洋，土地肥沃，氣候溫和，奇花異卉，五穀豐登，稱得上是物華天寶，人傑地靈的南海福地。

據說在東漢時期，香山便已經被開發了，經過歷代的經之營之，香山幾乎已經成為中西貿易

戚宜君 著

張大千外傳

定價新臺幣一五〇元
預約特價一〇〇元

三十二開本，三百二十餘頁，穿線平裝，附珍貴插圖，三月卅一日出書，預約祇收臺幣一〇〇元。

郵撥〇〇一四〇四四—四號中外雜誌社帳戶

集散與文化交流的樞紐地區了。

明末葡萄牙人侵佔了南端的濠鏡澳山，而改稱澳門，香山遂成為接觸西方新知識與新技術最早的地區。

鄭成功雄踞臺澎金廈，配合忠於明室的海上義師，不斷的攻襲閩粵沿海各地，香山便是首當其衝的精華地區；清廷入主中原立足未穩，對於邊陲地區更是鞭長莫及。

在防不勝防的情況下，遂採取了一個笨拙的辦法，嚴令沿海居民焚燒房舍，毀棄廬墓，大舉遷往內陸，名之謂「禁海令」，其實就是堅壁清野的措施。

到了康熙年間，「禁海令」取消了，各地民衆紛紛遷往香山謀求發展，蘇恩遠一族原係中原

望族，在唐代黃巢之亂時避居嶺南，繁衍綿延，散居贛、粵交界一帶；由於窮鄉僻壤謀生不易，遂在清廷准許各地流民移殖濱海地區的號召下，舉家坎坷跋涉的遷徙至香山恭常都瀝溪鄉白瀝港村定居下來。

首先是以開墾種植五穀為生，繼而經營雜貨生意，傳到蘇瑞文已經是遷居香山的第六代了。眼看同里的鄭瑞諸遠赴義大利研習神學，黃寬更赴英吉利研習醫學，甚至還有一位名叫容閱的人，萬里飄洋過海至美利堅研習科學，歸國後都名利雙收，轟轟烈烈的幹出了一番偉大的事業；在望子成龍的心理驅使下，蘇瑞文也開始為他的兒子蘇傑生，鋪排了一條向外發展的道路。

（未完待續）